

朱子語類

五十九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五計三板

歷代一

大亂之後易治戰國嬴秦漢初是也揚

周人繁密秦人盡掃了所以賈誼謂秦專用苟簡自恣之行秦又

太苟簡自恣不曾竭其心思太史公董仲舒論漢事皆欲用夏之

忠不知漢初承秦掃去許多繁文已是質了至○學家錄黃承林於此

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錯

漢興之初人未甚繁氣象剗地較好到武宣極盛時便有衰底

意思人家亦然議

或問高祖為義帝發喪是詐後如何却成事曰只緣當時人和

詐之無如五伯假之亦是諸侯皆不能假故也齟

伯謨問汪公史評說酈食其說得好曰高祖那時也謾教他去未

必便道使得着又問聖人處太公事如何曰聖人須是外放教

寬一百自進必不解如高祖突出這般說話然高祖也只是



寬他劉項之際直是紛紛可畏度那時節有百十人有千來人皆成部落無處無之那時也無以為糧只是劫奪賀孫

廣武之會太公既已為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了只得

以兵攻之他却不敢殺時高祖亦自知漢兵已強羽亦知殺得

無益不若留之庶可結漢之懽心人傑錄云使高祖居意事楚則有俱斃而已惟其急於攻

楚所以致問舜棄天下猶救疑曰如此則父子俱就戮爾亦

救太公不得若分羹之語自是高祖說得不是論人傑錄云

不可然豈宜以此責高祖若以此責之全無是處也。方子錄云。杯羹之語只得如此。

問養虎自遺患事張良當時若放過恐大事去矣如何曰若只

計利害即無事可言者當時若放過未取亦不出三年耳問

幾會之來問不容髮况沛公素無以繫豪傑之心放過即事

未可知曰若要做此事先來便莫與項羽講解既已約和即

不可為矣大抵張良多陰謀如入關之初賂秦將之為賈人

者此類甚多問伊川却許以有儒者氣象豈以出處之際可

觀邪曰為韓報仇事亦是是為君父報仇德明

或問太史公書項籍垓下之敗實被韓信布得陣好是以一敗

而竟斃曰不特此耳自韓信左取燕齊趙魏右取九江英布

收大司馬周殷而羽漸困于中而手足日翦則不待垓下之

敗而其大勢蓋已不勝漢矣非祖

伯豐因問善家令言尊太公事曰此等處高祖自是理會不得

但它見太公雖善心却不安然如尊太公事亦古所未有耳當

高祖斬丁公赦季布非誠心欲伸大義特私意耳季布所以生

蓋欲示天下功臣是時功臣多故不敢殺季布既是明大義

陳平信布皆項羽之臣信布何待反而誅之壽昌

義剛說賜姓劉氏不古人族系不亂只緣姓氏分明自高祖賜

姓而譜系遂無稽攷姓氏遂紊亂但是族系紊亂也未害於

治體但一有同姓異姓之私則非以天下為公之意今觀所謂

劉氏冠非劉氏不王往往皆此一私意使天下後世有親疎

劉氏冠非劉氏不王往往皆此一私意使天下後世有親疎

之間而相戕相黨皆由此起先生曰古人是未有姓故賜他姓教他各自分別後來既有姓了又何用賜但一時欲以恩結之使之親附於已故賜之如高祖猶少如唐夷狄來附者皆賜姓道理也是不是但不要似公樣恁地起風作浪說義剛太史公三代本紀皆著孔子所損益四代之說高帝紀又言色尚黃朝以十月此固有深意且以孔顏而行夏時乘商輅服周冕用韶舞則好以劉季爲之亦未濟事在方寸

高祖子房英項羽推道夫

嘗欲寫出蕭何韓信初見高祖時一段鄧禹初見光武時一段武侯初見先主時一段將這數段語及王朴平邊策編爲一卷程先生謂何追信高祖通知亦有此理無垢謂申屠嘉責鄧通文帝亦通知恐未必然嘉乃高祖時踏弩之卒想亦一樸直人文帝教做宰相便爲他做有事當行便行大事記解題謂自嘉薨宰相權便輕了爲以御史大夫副之也揚

論三代以下人品皆稱子房孔明子房今日說了脫空明日更無

愧色必竟只是黃老之學及後疑戮功臣時更尋討他不着

唐子西云自漢而下惟有子房孔明爾而子房尚黃老孔明喜申韓也說得好子房分明是得老子之術其處已謀人皆是孔明手寫申韓之書以授後主而治國以嚴皆此意也問邵子云智哉留侯善藏其用如何曰只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道夫

問子房孔明人品曰子房全是黃老皆自黃石一編中來之問

一編非今之二墨乎曰又有黃石公素書然大率是這樣說話廣云觀他博浪沙中事也甚奇偉曰此又忒煦不黃老爲君報仇此是他資質好處後來事業則都是黃老了凡事放退一步若不得那些清高之意來緣飾遮蓋則其從衡詭譎殆與陳平輩一律耳孔明學術亦甚雜廣云他雖嘗學申韓却覺意思頗正大曰唐子西嘗說子房與孔明皆是好人才

但其所學一則從黃老中來一則從申韓中來又問崔浩如何曰也是箇博洽底人他雖自比子房然却學得子房就了子房之碎穀姑以免禍耳他却真箇要做廣

子房多言數堪下處下揚

張良一生在荆棘林中過只是殺他不得任他流血成川橫戶萬里他都不知堵

叔孫通為絲莖之儀其効至於群臣震恐無敢喧嘩失禮者比

之三代燕享群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人誅○必大錄云叔孫通制漢儀一時上下肅然震恐無敢誼諱時以為善然不過尊君卑臣如秦人之意而已都無三代燕饗底意思了

齊魯二生之不至亦是見得如此未必能傳孔子孟之道只是它

深知叔孫通之為人不肯從它耳管

漢之四皓元稹嘗有詩譏之意謂楚漢紛爭却不出只為呂氏以幣招之便出來只定得一箇惠帝結果小了然觀四皓恐

不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管

伯豐問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時人材都沒理會學術權謀混

為一區如安期生蒯通蓋公之徒皆合做一處四皓想只是箇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重如願為太子死亦脅之之意又問高祖欲易太子想亦是知惠帝人才不能負荷曰固

是然便立如意亦了不得蓋題目不正諸將大臣不心服到後來呂氏橫做了八年人心方憤悶不平故大臣誅諸呂之

際因得以誅少帝少帝但非張后子或是後宮所出亦不可知史謂大臣陰謀以少帝非惠帝子意亦可見少帝畢竟是

呂氏黨不容不誅耳杜牧之詩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

劉是滅劉如唐中宗事致堂南軒皆謂五王合併廢中宗因誅武氏別立宗英然當時事勢中宗却未有過正緣無罪被

廢又是太宗孫高宗子天下之心思之為它不憤五王亦因此易於成功耳中宗後來所為固謬然當時便廢他不得管

卒高於四皓但不知高后時此四人在甚歟蔡文云康節謂事定後四人便自去了曰也不見得恐其老死亦不可知廣

韓信反無證見闕

問南軒嘗對上論韓信諸葛之兵異曰韓都是詭詐無狀揚

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趙

文帝曉事景帝不曉事敬

文帝學申韓刑名黃老清靜亦甚雜但是天資素高故所為多

近厚至景帝以刻薄之資又輔以慘刻之學故所為不如文

帝班固謂漢言文景者亦只是養民一節畧同亦如周云成

康康亦無大好处或者說閔惟之詩正謂康后淫亂故作以

譏之對

文帝不欲天下居三年喪不欲以此勤民所為大綱類墨子續

或問文帝欲短喪或者要為文帝遮護謂非文帝短喪乃景帝

之過曰恐不是恁地文帝當時遺詔教大功十五日小功七

日織三日或人以為當時當服大功者只服十五日當服小

功者只服七日當服織者只三日恐亦不解恁地臣為君服

不服則已服之必斬哀三年豈有此等級或者又說古者只

是臣為君服三年服如諸侯為天子大夫為諸侯乃畿內之

民服之於天下吏民無三年服道理必不可行此制必是秦

人尊君卑臣却行這三年至文帝反而復之耳對

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

或以為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

所矣宰相之職莫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曰平之所言

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

要之相得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穀何患

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昔魏文侯與田子方飲

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

問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陳

平之意亦猶是爾蓋知音而不知人則賢者之職爾知人則音雖不知而所謂樂者固無失也本朝韓魏公為相或謂公之德業無媿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自今觀之要說他自不識安能知歐陽永叔也得但他偶然自知亦奈他何趙

問周亞夫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不知是否曰此軍法又問大凡為將之道首當使軍中尊君親上若徒知有將而不知有君則將皆亞夫固無害也設有姦將一萌非意則軍中之人豈容不知有君曰若說到反時更無說凡天子命將既付以一軍只當守法且如朝廷下州縣取一件公事亦須知州知縣肯放方可發去不然豈可輒易也備

賈誼說教太子方說那承師問道等事却忽然說帝入太學之類後面又說太子文勢都不相干涉不知怎地賈誼文章大抵恁地無頭腦如後面說春朝朝日秋莫夕月亦然他方說

太子又便從天子身上去某嘗疑三代之禮一句合當作及其為天子字蓋詳他意是謂為太子時教得如此及為天子則能如此它皆是引禮經全文以為證非是他自說如此賈誼問賈誼新書云太子處位不端受業未敬言語不序聲音不應律聲音應律恐是以歌詠而言曰不是如此太子新生大師吹律以驗其啼所謂雁律只是要看他聲音高下如大射禮舉旌以宮愜旌以商便是此類類

問賈誼新書立容言早立何謂早立曰不可曉如儀禮云疑立疑却音屹屹然而立也節

問賈誼新書曰此誼平日記錄藁草也其中細碎俱有治安策中所言亦多在焉務

賈誼新書除了漢書中所載餘亦難得粹者看來只是賈誼一雜記藁耳中間事事有些廣

問賈誼五餌之說如何曰伊川嘗言本朝正用此術契丹分明

是被金帛買住了今日金虜亦是如此昌父曰交隣國待夷狄固自有道五餌之說恐非仁人之用心曰固是但虜人分明是遭餌但恐金帛盡則復來不為則已為則五餌須並用然以宗室之女妻之則大不可如烏孫公主之類令人傷痛然何必夷狄齊人歸女樂便是如此了如阿骨打初破遼國勇銳無敵及既下遼席卷其子女而北肆意蠱惑行未至其國而死因笑謂趙曰頃年於呂李克處見一畫卷畫虜酋與一胡女並轡而語季克苦求詩其勉為之賦末兩句云却是燕姬解迎敵不教行到殺胡林正用阿骨打事也個

文帝便是善人武帝却有狂底氣象陸子靜省試策說武帝強文帝其論雖偏亦有此理文帝資質雖美然安於此而已其曰甲之無甚高論今可行題目只如此先王之道情願不要去做只循循自守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為使合下使得箇真儒輔佐豈不大有可觀惜乎無真儒

輔佐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欲討匈奴便把昌后嫚書做題目要來拚蓋其失他若知得此豈無修文德以來道理又如討西域初一番去不透又再去只是要得一馬此是甚氣力若移來就這邊做豈不可末年海內虛耗去秦始皇無幾若不得霍光收拾成甚麼輪臺之悔亦是天資高方如此嘗因人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答以正欲其守成若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迹可見他當時已自知其罪向若能以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豈不善先生歸後用有取答問為猶者志素不為而可以有守漢武狂然又不純一不是一言也。薄。寓身見狂狗章。漢守高祖無功不侯之法甚嚴武帝欲侯李廣利亦作計終破之法制之不足恃除得人方好因論取武帝曰其英雄乃其不好處看人不可如此又謂文帝雖只此然亦不是曾中無底觀與賈誼夜半前席之事則其論說甚多誼蓋皆與帝昔者帝只是應將去誼雖說得如厝火薪下之類如此

之急帝觀之亦未見如此又云彼自見得當時之治亦且得安靜不可撓揚

武帝做事好揀好名目如欲逞兵立威必曰高皇帝遺我平城之憂若果以此為耻則須修文德以來之何用窮兵黷武驅中國生民於沙漠之外以償鋒鏑之慘燹

武帝征匈奴非為祖宗雪積年之忿祖假此名而用兵耳請

王允云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佞諂書如封禪書所載祠祀事樂書載得神馬為太一歌汲黯進曰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

公孫弘曰黷誹謗聖制當族下面却忽然寫許多禮記又如律書說律又說兵又說文帝不用兵督歎一場全似箇醉人

東撞西撞觀此等處恐是有意

漢儒董仲舒較穩劉向雖博洽而淺然皆不見聖人大道賈誼

司馬遷皆駁雜大意是說權謀功利說得深了覺其不是又說一兩句仁義然權謀已多了救不轉蘇子由古史前數卷

好後亦合雜權謀了

漢儒初不要窮究義理但是會讀記得多便是學

漢儒注書只注難曉處不全注盡本文其辭甚簡

問君臣之變不可不講且如霍光廢昌邑正與伊尹同然尹能

使太甲自然自艾而卒復辟光當時被昌邑說天子有爭臣

七人兩句後他更無轉側萬一被地更咆哮時也惡模樣曰

到這裏也不解恤得惡模樣了義剛曰光畢竟是做得未死

轉曰做到這裏也不解得死轉了良久又曰人臣也莫願有

此萬一有此時也十分使那死轉不得

問霍光廢昌邑是否曰是使大甲終不明伊尹如之何曰亦有道理

或問霍光不負社稷而終有許后之事援以口過戒子孫而他

日有累屍之禍先生曰采薪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為已

師法不當如此論也

問宣帝雜王伯之說曰須曉得如何是王如何是伯方可論此
宣帝也不識王伯只是把寬慈底便喚做王嚴酷底便喚做
伯明道王伯劄子說得知自古論王伯至此無餘蘊矣義剛
叔器問宣帝言漢雜王伯此說也似是曰這箇先須辨別得王
伯分明方可去論它是與不是叔器云如約法三章為義帝
發喪之類做得也似好曰這箇是它有意無意叔器曰有意
曰既是有意便不是王義剛

韓延壽傳云以期會為大事某舊讀漢書合下便喜他這一句
直卿曰敬事而信也是這意曰然道

問不疑誣金事徐節孝以金還人曰初也須與他至誠說是無
看如何他人解便休若是硬執只得還他若皆不與之解說
人才認便還則是以不善與人而自為善且心有病矣揚
揚憚坐上善然謗要斬此法古無之亦是後人增添今觀其書
謂之然則有之何謗之有淳

正淳論一踈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薦引剛直之士代
已輔導太子先生曰踈廣父子亦不必苛責之雖未盡出處
之正然在心親見元帝懦弱不可輔導它只得去亦是避
禍而已觀道公自云不去懼貽後悔亦自是省事恬退底世間
自有此等心性自恬退又見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蕭望
之便是樣之望之即剛直之士又問元帝是時年十二如何
便逆知其後事曰若是狡者便難知如南北時有一王當
面做好人背後即為非此等却難知若庸謬底人自是易見
又問如何不以告宣帝或思所以救之曰若是德地越不能
得去便做告與宣帝教宣帝待如何雷

先生因言嘗見一人云康衡做得相業全然不是只是所上踈
議論甚好恐是收得好懷挾又云如谷淮陽王求史遷書其
詞甚好又曰如宣元問詔令及一戒諸侯王詔令皆好不知
是何人做漢初時却無此議論漢初却未曾講貫得德地又

六十一
曰康衡說詩關雎等處甚好亦是有所師授講究得到當

事無有自做得成者光武要小小自做家活子亦是鄧禹先尋得許多人太宗便是房杜為尋得許多人今只要自做場

古人年二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今人却如此費力只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為非常人後來杖策

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德明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具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為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龜魚闊略而能有成者憫漢儒專以災異織緯與夫風角鳥占之類為內學如徐孺子之徒多能此反以義理之學為外學且如鍾離意傳所載修孔子廟事說夫子若會禮射者然其怪曠

徐孺子以綿漬酒藏之雞中一云吊袋便以水浸綿為酒以奠之便歸所以如此者是要用他自家酒不用別處底所以綿清者蓋路遠難用器皿盛故也素

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曰畢竟是資稟好又問若得聖人為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子不是一箇善善底人看他曾是多少聰明便敢問為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因說至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都是箇有病痛底聖人又問伊尹似無病痛曰五就湯五就桀孔子孟必不肯恁地只為他任得過又問伊尹莫是枉尺直尋曰伊尹不是恁地只學之者便至枉尺直尋續

亂世保身之難申屠蟠事可見郭林宗彰而獲免以稱人之美而不稱惡人不惡之陳仲弓分太守謗送官者葬其為皆如此不送其葬亦得為之詭遇揚

後漢魏桓不肯仕鄉人勉之曰干祿求証以行志也方今後宮

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慨然嘆曰使相生行而死還於諸子何有哉續

問器遠君舉說漢黨錮如何曰也只說當初所以致此止緣將許多達官要位付之官官將許多儒生付之閑散無用之地所以激起得如此曰這時許多好官書也不是付官官也是儒生只是不得人許多節義之士固是非其位之所當言且足以致禍其常說只是上面欠一箇人若上有一箇好人用這一邊節義剔去那一邊小人大故成一箇好世界只是一

轉關子孫

說東漢誅宦官事云欽夫所說只是翻騰好看做文字別劇其實不曾說着當時事體到得那時節是甚麼時節雖君公扁鵲所不能療如天下有必死之病喫熱藥也不得喫涼藥也不得有一人下一服熱藥便道他用藥錯了天下有必亡之勢這如何慢慢得若許多官者未誅更恁地保養過幾年更

乖這只是胡說那時節是甚麼時節都無主了立箇渤海王之子纘纒七八歲方說梁冀跋扈便被弑了立蠶吾侯為相帝方十五歲外戚官官手裏養得大你道他要誅他不要誅他東漢外戚官官從來盤踞執轍相街未有若此之可畏養箇女子便頓放在宮中十餘年後便窮極富貴到得有些蹶跌便闔族誅滅無遺類欲為孤豚而不可得必亡之勢未有若東漢末年伯謨問唐宦官與東漢末如何曰某嘗說唐時天下尚可為唐時猶有餘策東漢末直是無着手處且是無主了如唐昭宗文宗直要除許多宦官那時若有人似尚可為那時只宣宗便度得事勢不能誅便一向不問他也是老練了如此如伊川易解也失契勘說屯其膏云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這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與小黃門唱果食度日呼田令孜為阿父不知東漢時若一向盡引得忠賢布列在內不知如何只那都無主可立

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略有些小變動便成大
病如乳母也聒噪一場如單超徐璜也作怪一場如張讓趙
忠之徒纔有些小權柄便作怪一場這是甚麼時節伯謨云
從那時直到唐太宗天下大勢方定疊曰這許多時節直是
無着手處然亦有幸而不亡者東晉是也汪莘作詩史以為
竇武陳蕃誅官者不合前收鄭颯而未收曹節王甫侯覽若
一時便收却四箇便了陽球誅官者不合前誅王甫段熲而
未誅曹節朱瑀若一時便誅却四箇亦自定矣此說是纒
荀文若為官官唐衡女婿見殺得士大夫厭了為免禍計耳
漢時宿衛皆是子弟不似而今用軍卒漢
漢有十三州一州建一刺史刺舉一路則諸侯郡守雜建諸侯
甚大如齊七十餘城大率置官法度之類與天子等七國變
後方漸削奪主父偃用賈誼策分王諸侯子孫方漸小了後
漢亦雜建魏陵逼諸侯甚每令人監之不得朝覲并親知姓

來曹丕待宗晉大封同姓八王之亂以此元帝中興亦以此
齊初未聞削奪諸侯尤甚唐亦尚有之然只是遙領楊
漢律康成注今和正文皆亡矣淳
漢人斷獄辭亦如今之款情一般具其罪引其法為斷淳
今法中有保辜二字自後漢有此語想此二字是自古相傳淳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六

歷代三

因論三國形勢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為取天下之資
既被袁紹先說了他又不成出他下故為大言以誑之胡致
堂說史臣後來代為又辭以欺後世看來只是一時無計了
大言耳此着被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尋得箇戲帝來
為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二大着若孫權據江南劉
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自保耳雄

曹操用兵煞有那幸而不敗處却極能料如征烏相便能料得
劉表不從其後來端

問先主為曹操所敗請救於吳若非孫權用周瑜以敵操亦殆
矣曰孔明之請救知其不得不救孫權之救備須着救他妙
錄云孫權與劉備同禦曹不如此便當迎操矣此亦非好相
操亦是且勢不得合識勢使然也及至先主得荊州權遂遣呂蒙擒關羽才到利

害所在便不相顧人傑必小異

劉備之敗於陸遜雖言不合輕敵亦是自不合連營七百餘里

先自做了敗形是時孔明在成都督運餉後云法孝直若在

不使主上有此行孔明先不知曾諫止與否今皆不可考但

孔明雖正然益法法孝直輕快必有術以止之大必

諸葛孔明大綱資質好但病於益踈孟子以後人物只有子房

與孔明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出於申韓如授後主以六

韜等書與用法嚴處可見若以此王仲淹則不似其細密他

却事理會過來當時若出來施設一番亦須可觀之木

或問孔明曰南軒言其體正大問學未至此語也好但孔明本

不知學全是駁雜子然却有儒者氣象後世誠無他比升

問孔明與禮樂如何曰也不見得孔明都是禮樂中人也只是

粗底禮樂禹○淳錄云孔明也粗若與禮樂也是相禮樂

忠武侯天資高所為一出於公若其規模并寫由子之類則其

學只是伯程先主云孔明有王佐之心然若道則未盡其

極當魏延請從間道出關中侯不聽侯意中原已是我底物

事何必如此故不從不知先主當時只從孔明不如孔明如

何取荆取蜀若更從魏延間道出關中所守者只是庸人從

此一出是甚聲勢如拉朽然後竟不肯為之場

致道問孔明出處曰當時只有蜀先生可與有為耳如劉表劉

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賊既不可從孫權又是兩間底

人只有先生名分正故只得從之時可問王猛符堅如何

曰符堅事自難看觀其殺符生與東海公陽分明是特地殺

子而史中歷數符生酷惡之罪東海公之死云是太后在甚

樓了上見宅門前車馬甚盛欲害符堅故令人殺之此皆不

近人情蓋皆是已了不應便真不愛堅而特使人殺東海公也

此皆是史家要用脫符堅殺元之罪故裝點許多此史所以

難看也

諸葛亮之事其於荆蜀亦合取當日草履亦足商量準擬在此
但此時不當恁地若是恁地取時全不成舉措如二人視魏
而不伐自合當取兼在是時捨此無以為資若能聲其罪用
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時劉焉父子亦得人情恐亦未易取伯
豐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
事不成只為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亮大綱
却好只為如此便有班駁處方子錄云孔明執劉璋蓋
則寧事之不成曰然
器遠問諸葛武侯殺劉璋是如何曰這只是不是初間教先生
殺劉璋先主不從到後來先主見事勢迫也打不過便從他
計要知不當恁地行計殺了他若明大義聲罪致討不患不
服看劉璋欲從先主之招傾城人民願留之那時郡國久長
能得人心如此續
毅然問孔明誘奪劉璋似不義曰便是後世聖賢難做動着便

粘手惹脚涼

諸葛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
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為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
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
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
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先主不忍取荆州不得已而為劉璋
之圖若取荆州雖不為當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為他人
所取較之取劉璋不若得荆州之為愈也學者皆知曹氏為
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為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
與先主協力并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纔整頓得起時
便與壞倒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權自知與操同是竊據漢
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滅曹氏且復滅吳矣權之姦謀蓋不
可掩平時所與先主交通結為自全計爾或曰孔明與先主
俱留益州獨令關羽在外遂為陸遜所襲當時只先主在內

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
關羽恃才疎鹵自取其敗據當時處置如此若無意外齟齬
曹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此亦漢室不可復興天命
不可再續而已深可惜哉

直卿問孔明出師每乏糧古人做事須有道理須先立些根本
曰孔明是殺賊不得不急如人有箇大家被賊來占了趕出
在外墻下住殺之豈可緩一纒緩人便一切都忘了孔明亦
自言一年死了幾多人不得不急為之意司馬懿甚畏孔明
便使得辛毗來遏令不出兵其實是不敢出也國家只管與
講和聘使往來賀正賀節稱叔稱姪只是見鄰國不知是讎
了又問勾踐謀吳二十年又如何曰事體不同諸侯各有國
未便伐吳則越亦自在如此謀乃是揚

孔明出師表文選與三國志所載字多不同互有得失五月渡
瀘是說前事如子孫獲之七縱七擒正其時也度瀘是先理會

南方許多去處若不先理會許多去處到向北去終是被他
在後乘間作撓既理會得了非惟不被他來撓又却得他兵
衆來使賀

誦武侯之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聯

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淳

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險甚揚而為蜀志故甚略孔

明極是子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及此

諸葛亮臨陣對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而符堅踴躍不寐而行
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方

看史策自有該載不盡處如後人多說武侯不過子午谷路往
往那時節必有重兵守這處不可過今只見子午谷易過而
武侯自不過史只載魏延之計以為夏侯楹是曹操婿怯而
無謀守長安甚不足畏這般所在只是該載不盡亮以為此
危計不如安從以道又揚聲由斜谷又使人據箕谷此可見

未易過續

先生說八陣圖法人傑因云尋常人說戰陣事多用變詐恐王者之師不如此曰王者勢嚮大自不須用變詐譬如孟賁與童子相搏自然勝他孟賁不得且如諸葛武侯七縱七擒事今孟獲觀其營壘分明教你看見只是不可犯若用變詐已是其力不敵須假些意智勝之又今之戰者只靠前列後面人更着力不得前列勝則勝前列敗則敗如八陣之法每軍皆有用處天衝地軸龍飛虎翼蛇鳥風雲之類各為一陣有專於戰鬪者有專於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然未知如何用之又問垓下之戰曰此却分曉又問淮陰多多益辨程子謂分數明如何曰此御衆以寡之法且如十萬人分作十軍則每軍有一萬人大將之所轄者十將而已一萬又分為十軍一軍分作十卒則一將所管者十卒而已卒正自管二十五人則所管者三卒正耳推而下之兩司馬雖管二十五人然

所自將者五人又管四伍長伍長所管四人而已至於大將之權專在旗鼓大將把小旗撥發官執大旗三軍視之以為進退若李光弼旗麾至地令諸軍死生以之是也若又陣圖自古有之周官所謂如戰之陳蓋是此法握幾文雖未必風后所作然由來須遠武侯立石於江邊乃是水之回泐處所以水不能漂蕩其擇地之善立基之堅如此此其所以為善用兵也又問陰符經有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之說如何曰絕利者絕其二三一源者一其原本三反晝夜者更加詳審豈惟用兵凡事莫不皆然倍如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之謂上文言瞽者善聽聾者善視則其專一可知注陰符者分為三章上言神仙抱一之道中言富國安民之法下言強兵戰勝之術又有人每章作三事解釋後來一書吏竊而獻之高宗高宗大喜賜號渾成其人後以強橫害物為知饒州汪某斷配獄

或問季通八陣圖說其間所著陳法是否曰皆是元來有底但季通分開許多方圓陳法不相混雜稍好又問史記所書高祖垓下之戰季通以為正合八陳之法曰此亦後人好奇之論大凡有兵須有陳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聞只袞作一團又只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部位行陣各有條理方得令且以數人相撲言之亦須擺布得所而後相角今人但見史記所書甚詳漢書則略之便以司馬遷為曉兵法班固為不曉此皆好奇之論不知班固以為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略之從省文爾看古來許多陳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倣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槩論也又曰常見老將說大要臨陣又在番休逆上分一軍為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

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卒常飽健而不至於困乏鄉來張柔直守南劍戰退范汝為只用此法方汝為之來寇也柔直起鄉兵與之戰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作飯分鄉兵為數替以入陣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為又云劉信叔順昌之勝鄉見張仲隆云親得之信叔大槩亦是如此時極暑探報人至云虜騎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少頃問甲熱乎曰熱矣可着手乎則曰熱甚不可着手矣時城中軍亦不甚多信叔嘗有宿戒遇戰則分為數替於是下令軍中可依次飲食士亦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藥往者歸者皆飲之人情有快元城劉師閔向張魏久督軍暑藥以置麪為之與今水壺散方大槩相故能大敗虜人蓋方我之甲士甲熱不堪着手則虜騎被甲來者其熱可以又未免有困餒之患於此時而擊之是以勝也或曰是戰也信叔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存竹筒狼藉其豆於下虜馬飢間豆香低頭食之

又多為竹筒所裹脚下不得地以故士馬俱斃曰此則不得而知但聞多遣輕銳之卒以大刀斫馬足每折馬一足則和人皆仆又有相蹂踐者大率一馬仆則從旁而斃不下十數人騰

八陣圖敵國若有一二萬人自家止有兩三千人雖有法何所用之蔡云勢不敵則不與鬪先生笑曰只辨着走便了蔡云這是箇道理譬如一箇十分雄壯底人與一箇四五分底人厮打雄壯底只有力四五分底却識相打法對鬪雄壯底更不費力只指點將去這見得八陣之法有以寡敵眾之理先生曰也須是多寡強弱相侔可也又須是人雖少須勇力齊一始得蔡云終不是使病人與壯人鬪也續

陣者定也八陣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猝然遇敵次列便已

成正軍矣季通語

用之問諸葛武侯不死與司馬仲達相持終如何曰少間只管

算來算去看那箇錯了便輸輸贏處也不在多只是爭些子季通云看諸葛亮不解輸曰若諸葛亮輸時輸得少司馬懿輸時便狼狽續

諸葛公是忠義底司馬懿司馬懿是無狀底諸葛公劉禪備位而已道

羊陸相遺問只是敵國相傾之謀欲以氣相勝非是好意思錄云觀陸執正是其德於祐之諫斯可見矣如漢文修尉佗祖墓及石勒修祖墓母墓事皆相近也

王儀為司馬昭軍師昭殺之雖無辜哀仕晉猶有可說而哀不仕乃過於厚者嵇康魏臣而晉殺之紹不當仕晉明矣蕩陰之忠固可取亦不相贖事謙之過自不相掩司馬公云使無蕩陰之忠殆不免君子之譏不知君子之譏初不可免也人傑錄云儀嘗仕昭而昭誅之云云

人傑錄云儀嘗仕昭而昭誅之云云

晉元帝無意復中原却託言糧運不繼誅督運令史淳于伯而

還行刑者以血拭柱血為之逆流天人幽顯不隔然豪

湯執中立賢無方東晉時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惟顧

榮賀循有人望不得已而用之

王導為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三十餘人逐一稱讚獨

不及一胡僧并一臨海人二人皆不悅導徐顧臨海人曰自

公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奢蘭奢乃胡語之

褒譽者也於是二人亦悅

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量反做

不成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海錄云人常以然謝

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是隨波逐流底人謝安却較有

建立也然有心於中原王導自渡江來只是恁地都無取中

原之意此說也是但謝安也被這清虛絆了都做不得又問

孔子惡鄉原如老子可謂鄉原否曰老子不似鄉原鄉原却

尚在倫理中行那老子却是出倫理之外它自處得雖其卑

不好聲不好色又不要官做然其心却是出于倫理之外其

說煞害事如鄉原便却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未害倫理在

義剛

謝安之待桓温本無策温之來廢了一君幸而要討元錫要理

資序未至太甚猶是半和秀才若它便做箇二十分賊如朱

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王儉平日自比謝安王

儉是已敗關底謝安謝安特幸未踈脫底王儉耳安比王儉

只是有些英氣符堅之來亦無措置前輩云非晉人之善乃

符堅之不善耳然堅只不合擁眾來謝安必有以料之兼秦

人國內自亂晉亦必知之故安得以鎮靜待之堅之來在安

亦只得發兵去迎敵當來符堅若不以大眾來只以輕兵時

擾晉邊便坐見狼狽因問正淳曰桓溫移晉祚時安能死節
否曰必不能却須逃去曰逃將安往若非死節即北面事賊
耳到這裏是築底處中間更無空地因說韋孝寬智略如此
當揚堅篡周時尉遲迥等皆死孝寬乃獻金慰斗始嘗疑之
既不與它為異亦何必如此附結之元來到這地位便不與
辨亦不免死既不能死便只得失節耳又曰謝安之與符堅
如近世陳魯公之於元顏亮幸而睡得它死耳伯喈問寇萊
公澶淵事如何曰當來它却有措置然到此只得向前不可
退後也當

溫太真處王敦事難先生云亦不佳其做不得場

王祥孝感只是誠發於此物感於彼或以為內感或以為自誠
中來皆不然王祥自是王祥魚自是魚今人論理只要包合
一箇渾淪底意思雖是直截兩物亦須袞合說正不必如此
世間事雖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箇道理理一分殊之謂也到

感通處自然首尾相應或自此發出而感於外或自外來
感於我皆一理也謨

淵明所說者莊老然辭却簡古堯夫辭極卑道理却密淵
陶淵明古之逸民淵

問符堅立國之勢亦堅牢治平許多年百姓愛戴何故一敗塗
地更不可救曰他是掃土而來所以一敗更救不得又問他
若欲滅晉遣一良將提數萬之兵以臨之有何不可何必掃
境而來曰他是急要做正統恐後世以其非正統故急欲亡
晉此人性也急躁初令王猛滅燕猛曰既委臣陛下不必親
臨及猛入燕忽然堅至蓋其心又恐猛之功大故親來分其
功也便是他器量小所以後來如此個

王猛事符堅煞有事節符堅之兄乃其謀殺之續

桓溫入二秦王猛來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二秦豪傑未有至爾
也二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笑揚

晉任宗室以八王之亂自宋而後皆殺兄弟宗室以至召去知其不好途中見人哭問如何死曰病死曰病後何哭至有臨刑時平日念佛者皆合掌願後世莫生王侯家揚

蘇綽立租庸等法亦是天下人殺得少了故行得坊三代而下以義為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利李密起有一道士說密即東都縛煬帝獨夫天下必應揚謂密不足道漢唐之興皆是為利須是有湯武之心始做得太宗亦只是為利亦做不得先生曰漢高祖見始皇出謂丈夫當如此耳項羽謂彼可取而代也其利心一也郭汾陽功名愈大而心愈小意思好易傳及諸葛次及郭汾陽揚

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為他直截恁地做去無許多委曲唐初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群盜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誅獨夫為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爾所以不及漢之創業也端

高祖辭得九錫却是端

高祖與裴寂寂昵宮人私侍之說未必非高祖目為之而端反以此文飾之也端

因論唐事先生曰唐待諸國降王不合道理竇建德所行亦合理忽然而亡不可曉王世充却不殺當初高祖起太原入關立代王遂即位世充於東都亦立越王二人一樣故且赦之至殺蕭銑則大無理他自是梁子孫元非叛臣某問唐史臣論高祖殺蕭銑不成議論曰然通老問以宮人侍高祖在太宗不當為曰它在當時只要得事成本無救世之心何暇顧此唐有天下二百年唐宗室最少屢經大盜殺之端多不出閤只消磨盡了端

唐太宗以晉陽宮人侍高祖是致其父於必死之地便無君臣父子夫婦之義漢高祖亦自粗疎惟光武差細密却曾讀書來問晉元帝所以不能中興者其病安在曰元帝與王尊元

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吳中人情惟欲宴安江沱耳問祖逖摧鋒越河所向震動使其不死當有可觀曰當是時王導已不愛其如此使戴若思輩監其軍可見如何得事成問紹興初岳軍已向汴都秦相從中制之其事頗相類曰建炎初宗澤留守東京招徠群盜數百萬使一舉而取河北數郡即當時事便可整頓乃為汪黃所制怏怏而死京師之人莫不號慟於是群盜分散西出為山東淮南劇賊唐源

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爲異

太宗奏建成元吉高祖云明當鞠問汝宜早參及次早建成入朝兄弟相遇遂相殺尉遲敬德著甲持刃見高祖高祖在一處泛舟程可父謂既許明早理會又却去泛舟此處有閨文或爲隱諱先生曰此定是添入此一段與前後無情理太宗決不曾奏既奏了高祖見三兒要相殺如何尚去泛舟此定是加建成元吉罪處又謂太宗先奏了不是前不說

太宗誅建成比於周公誅管蔡只消以公私斷之周公全是以周家天下爲心太宗則假公義以濟私欲者也

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如何比得太宗無周公之心

只是顧身然當時亦不合爲官屬所迫兼太宗亦自心不穩

溫公此處亦看不破乃云待其先發而應之亦只便是鄭伯

克段于鄆須是有周公之心則可問曰范太史云是高祖處

得不是曰今論太宗且責太宗論高祖又自責高祖不成只

責高祖太宗全無可責又問不知太宗當時要處得是合如

何曰爲太宗孝友從來無了却只要來此一事上使亦如何

使得先生又曰高祖不數日軍國事便付與太宗亦只是不

得已唐世內禪者三如肅宗分明不是只如睿宗之於玄宗

亦只爲其誅韋氏有功了事亦不得已爾

又論太宗事云太宗功高天下所係屬亦自無安頓處只高祖

不善處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蓋之如玄宗誅韋氏有功著

宗欲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便理會得事堅不受端

因及王魏事問論後世人不當盡繩以古人禮法畢竟高祖不

當立建成曰建成既如此王魏何故不見得又何故不知太

宗如此便須莫事建成亦只是望僥倖問二人如此機敏何

故不見得曰王魏亦只是直揚

因問太宗殺建成事及王魏教太子立功結君後又不能死難

曰只為抵見得功利全不知以義理處之端

太宗納巢刺王妃魏鄭公不能深諫范純夫論亦不盡純夫議

論大率皆只從門前過資質極平正點化得甚次第不知伊

川當時如何不曾點化他說皆只從忙中擲過了蓋所以

大也

太宗從魏鄭公仁義之說只是利心意謂如此便可以安居民

上漢文帝資質較好然皆老氏術也揚

或謂史贊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於功德兼隆則傷夫自古

未之有曰恐不然史臣正贊其功德之美無貶他意其意亦

謂除隋之亂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學不明故曰功德者

如此分別以聖門言之則此兩事不過是功末可謂之德職

問胡氏管見斷武后於高宗非有婦道合稱高祖太宗之命數

其九罪廢為庶人而賜之死竊恐立其子而殺其母未為穩

否曰這般處便是難理會處在唐室言之則武后當殺在中

宗言之乃其子也宰相大臣今日殺其母明日何以相見問

南軒欲別立宗室如何曰以後來言之則中宗不了以當時

言之中宗又未有可廢之事天下之心皆矚望中宗高宗又

別無子不立中宗又恐失天下之望此最是難處不知孟子

當此時作如何處今生在數百年之後只據史傳所載不見

得當時事情亦難如此斷定須身在當時親看那時節及事

情如何若人心在中宗只得立中宗若人心不在中宗方別

立宗室是時承乾亦有子在若率然妄舉失人心做不行又

事多看道理未須便將此樣難處來闡斷了須要通其他更有好理會處多且看別處事事通透後此樣處亦易義剛

先生問人傑姚崇擇十道使患未得人如何曰只姚崇說患未得人便見它真能精擇曰固是然唐鑑却貶之唐鑑議論大綱好欠商量處亦多又云范文正富文忠當仁宗時條天下事亦只說擇監司為治只此是要微

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是古今煞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不斷却生出事來要之只是任私意帝剛愎不明理不納人言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習中無所見則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濟事

周莊仲曰憲宗當時表也看如退之潮州表上一見便怜之有復用之意曰憲宗聰明事事都看近世如孝宗也事事看義

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史之文人之沒頭惱乃爾後來流夜郎是被捉著罪過了剗地作詩自辨被迫脅李白詩中說王說霸當時人必謂其果有智略不知其莽蕩立見踈脫必顏魯公只是有忠義而無意智底人當時去那裏見使者來不知是賊便下兩拜後來知得方罵剛

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諳練多學更純粹大抵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不粹夫

陸宣公奏議極好看這人極會議論事理委曲說盡更無滲漏雖至小底事被他處置得亦無不盡如後面所說二稅之弊極佳人言陸宣公口說不出只是寫得出今觀奏議中多云今日早面奉聖旨云臣退而思之云疑或然也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辯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井窰園溷無不脩繕市無醉

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來嚴其氣象剛大嚴毅憫

陸宣公奏議末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都理會來此便是經濟之學淳

問陸宣公既貶避謗闔戶不著書祇為古今集驗方曰此亦未是豈無聖經賢傳可以玩索可以討論終不成和這箇也不得理會憫

或問維州事温公以德裕所言為利僧孺所言為義如何曰德裕所言雖以利害言然意却全在為國僧孺所言雖義然意却全濟其已私且德裕既受其降矣雖義有未安也須別做處置乃縛送悉怛謀使之恣其殺戮果何為也憫

牛僧孺何緣去結得箇杜牧之後為渠作墓志今通鑑所載維州等有此事好底皆是揚

說者謂陽城居諫職與屠沽出沒果然則豈能使其君聽其言哉若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駟御則人豈可不有以養素

自重耶錄

方伯謨云使 甘露之禍成唐必亡無疑疇

唐租庸調大抵改新法度是世界一齊更新之初方做得如漢衰魏代只是漢舊物事晉代魏亦只用這箇以至六朝相代亦是遞相祖述弊法卒亦變更不得直到得元魏北齊後周居中原時中原生靈死於兵寇幾盡所以宇文泰蘇綽出來便做得租庸調故隋唐因之續

唐六典載唐官制甚詳古禮自秦漢已失北周宇文泰及蘇綽有意復古官制頗詳盡如租庸調府兵之類皆是蘇綽之制唐遂因之唐之東宮官甚詳某以前上封事亦言欲復太子官屬如唐之舊

因論唐府兵之制曰永嘉諸公以為兵農之分反自唐府兵始却是如此蓋府兵家出一人以戰以戍并分番入衛則此人便不復為農矣憫

唐口分是八分世業是二分有口則有口分有家則有世業古人想亦似此樣淳○義剛錄云唐口分是二分世業是八分唐節度使收稅皆入其家所以節度富溥

杜佑可謂有意於世務者問理道要訣曰是一箇非古是今之書理道要訣亦是杜佑書是一箇通典節要○方子

朱梁不义而滅無人爲他藏掩得故諸惡一切發見若更稍义必掩得一半揚

後唐莊宗善音律好寵伶優其卒也得鷹坊人善友歛樂器而焚之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豈欺我哉壽

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王朴來用不數年間做了許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歷等事想見他都會得故能用其說成其事又如本朝太祖直是明達故當時創立法立度其節拍一本此下云所謂神聖一都是蓋緣都曉得許多道理故也其臣莫及趙普輩皆不及之。

問世宗果賢主否曰看來也是好問當時也曾制禮作樂曰只是四年之間煞做了事問今刑統亦是他所作曰開寶通禮當時做不曾成後來太祖足成了而今一邊征伐一邊制禮作樂自無害事自是有人來與他做今人鄉一邊便不對那一邊才理會征伐便將禮樂做閑慢了世宗曾懷又較大湖五代時甚麼樣周世宗一出便振收三關是王朴死後事模樣世宗未死時須先取了燕冀則雲中河東皆在其內矣本朝收河東契丹常以重兵援其後契丹嫌劉氏不援始取之揚周世宗亦可謂有天下之量纔見元稹均田圖便慨然有意周世宗大均天下之田元稹均田圖世未之見聽

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甚寬大氣象做好事亦做教顯顯地都無此含洪之意亦是數短而然揚

晉悼公幼年聰惠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却得太祖接續他做將去雖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畢竟是得人接續所做許

多規模不枉却且如周武帝一時也自做得好只是後嗣便
如此弱了後來雖得一箇隋文帝終是不甚濟事教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七計十六板

戰國漢唐諸子

家語雖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撰出道

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莊然非肅所作孔叢子

乃其所注之人爲作讀其首幾章皆法左傳句已疑之及讀

其後序乃謂渠好左傳便可見

孔叢子鄙陋之甚理既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有一處載其君

曰必然云是何言語楊

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曾著書如弟子職之爲

全似曲禮它篇有似莊老又有說得也卑直是小意智處不

應管仲如此之陋其內政分鄉之制國語載之却詳備

管子非仲所著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閑時又有三歸

之濁決不是閑功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

書老莊說話亦有之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

語之類著之并附以它書

問管仲中說辟雍言不是學只是君和也先生曰既不是學君和又是箇甚物事而今不必論禮記所謂疑事毋質蓋無所考據不必恁地辨析耳如辟雍之義古不可考或以爲學名或以爲樂名無由辨證其初解詩亦疑放那裏但今說作學亦說得好亦有人說辟雍是天子之書院大學又別說國語文字多有重疊無義理處蓋當時只要作文章說得來多爾故柳子厚論爲文有曰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廣

國語中多要說人有不可教則勿教之之意廣

問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各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

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曰張文潛之說得之宋齊丘化書序

論也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

敢爲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揚氏爲

我是無君也老子是箇占便宜不肯擔當做事底人自守在

裏看你外而天翻地覆都不管此豈不是少恩道夫曰若柳

下惠之不恭吳亦至然否曰下惠其流必至於此又曰老子

著書立言皆有這箇底意思趙

諸子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如荀子曰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

心則畏義而節此二句說得好曰看得荀子資質也是箇剛

明底人曰只是麓他那物事皆未成箇模樣便將來說曰揚

子工夫比之荀子恐却細泥曰揚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

莊窠窟裏去如清靜寂寞之說皆是也又如玄中所說靈根

云云亦只是莊老意思止是說那養生底工夫爾至於佛徒

其初亦只是以老莊之言駕說爾如遠法師文字與肇論之

類皆成片用老莊之意然他只是說都不行至達磨來方始

教人自去做所以後來有禪其傳亦如是遠問晉宋時人多

說莊老然恐其亦未足以盡莊老之實處曰當時諸公只是

借他言語來蓋覆那滅棄禮法之行爾據其心下汙濁紛擾

如此如何理會得莊老底意思廣揚

荀子儘有好處勝似揚子然亦難看續

不要看揚子他說話無好處議論亦無的實處荀子雖然是有

錯到說得處也自實不如他說得恁地虛胖續

問東坡言三子言性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不言性惡固不

是然人之一性無自而見荀子乃言其惡它莫只是要人修

身故立此說先生曰不須理會荀卿且理會孟子性善渠分

明不識道理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是黑彼是白又何須

辨荀揚不惟說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識當時未有明道之

士被它說用於世千餘年韓退之謂荀揚大醇而小疵伊川

曰韓子責人甚怒自今觀之他不是責人怒乃是看人不破

今且於自己上作工夫立得本本立則條理分明不待辨李

或言性謂荀卿亦是教人踐履先生曰須是有是物而後可踐

履今於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天下事從其是曰同須求

其直箇同曰異須求其真箇異今則不然只欲立異道何由

明陳君舉作夷門歌說荆公東坡不相合須當和同不知如

何和得可學子

荀子說能定而後能應此是荀子好話續

入乎耳而著乎心著音直略切壽

問荀揚王韓四子曰凡人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處

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

可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為作用

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却有病韓退之則於

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為處却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

後無人似它見得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為人

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

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

疎更無物事撐拄在觀筆所以於用處不甚可人意緣它費工

夫去作文所以讀書者只為作文用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弄文章而於經綸實務不曾究心所以作用不得每日只是招引得幾箇詩酒秀才和尚度日有此工夫只了得去磨煉文章所以無工夫來做這邊事兼他說我這箇便是聖賢事業了自不知其非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都不成議論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鬪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種如何望得王通楊雄則全是黃老某嘗說楊雄宦無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說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予決如其為人他見識全低語言極猷甚好笑荀揚二人自不可與王韓同日語問王通病處如何曰這

人於作用處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與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為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書續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續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有其歷典謨訓誥有其歷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為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為續書七制之說有古文武宣光武明章之制蓋以此二典也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為續詩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已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略好此外盡無那壹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罔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為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詞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

英成韶濩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它只是
急要做箇孔子又無佐證故裝點幾箇人來做堯舜湯武皆
經我刪述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
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它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
仁它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捉幾箇公卿大夫來相答問便比
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它自要做韓退之
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它自要做孔夫子便胡亂
捉別人來爲聖爲賢殊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斤兩已定
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
竟是王通平生好自夸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
假託之過後世子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了故
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續緝附會以成之畢竟是王通
有這樣意思在雖非它之過亦它有以啓之也如世人說坑
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

觀它無所顧藉敢爲異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
比荀揚又更別王通極開爽說得廣闊緣它於事上講究得
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必襲施爲作用先後次第
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
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若更
曉得高處一著那裏得來只細看它書便見它極有好處非
特荀揚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韓退之只曉得箇大綱
下面工夫都空虚要做更無下手處其作用處全疎如何敢
望王通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於不曾子細讀書
他只見聖人有箇六經便欲別做一本六經將聖人腔子填
滿裏面若是子細讀書見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
夫閑做他死時極後生只得三十餘歲它却急急要做許多
事或云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它氣象局促只如此
了它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

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宜其死也又曰中說一書如子弟記它言行也然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假得許多須真有箇人坯摸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問曰以下論首

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理不至如儀秦蔡范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見得分數稍多所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橫之習緣他根脚只是從戰國中來故也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善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義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太麓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却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斤兩輕重自定你如何文飾得如續詩續書元經之作盡要學箇孔子重做一箇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

漢以來詔令他那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麼義理發明得甚麼故事只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時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錄三代之書詔詔令皆是根源學問發明義理所以粲然可為後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緣他都不曾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他箇模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將前人腔子自做言語填放他腔中便說我這箇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說如楊雄太元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其嘗說自孔子孟軻後諸儒不子細讀得聖人之書曉得聖人之旨只是自說他一副當道理說得却也好看只是非聖人之意硬將聖人經旨說從他道理上來孟子說以意逆志者以自家之意逆聖人之志如人去路頭迎接那人相似或今日接着不定明日接着不定或那人來也不定不來也不定或更遲數日來也不定如此方謂之以

意逆志今人讀書却不去等候迎接那人只認硬趕捉那人
來更不由他情願又教它莫要做聲待我與你說道理聖賢
已死它看你如何說他又不會出來與你爭只是非聖賢之
意他本要自說他一樣道理又恐不見信於人偶然窺見聖
人說處與己意合便從頭如此解將去更不子細虛心看聖
人所說是如何正如人販私鹽擔私貨恐人捉他須用求得
官員一兩封書并掩頭行引方敢過場務偷免稅錢今之學
者正是如此只是將聖人經書拖帶印證已之所說而已向
嘗真實得聖人之意却是說得新奇巧妙可以欺惑人只是
非聖人之意此無他患在於不子細讀聖人之書人若能虛
心下意自莫生意見只將聖人書玩味讀誦少間意思自從
正文中迸出來不待安排不待杜撰如此方謂之善讀善具
屈原一書近偶閱之從頭被人錯解了自古至今訛謬相踵
更無一人能破之者而又為說以增飾之看來屈原本是一

箇忠誠惻怛愛君底人觀他所作離騷數篇盡是歸依愛慕
不忍捨去懷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復不能自已何嘗有一句
是罵懷王亦不見他有褊躁之心後來沒出氣處不奈何方
投河殞命而今人句句盡解做罵懷王枉屈說了屈原只是
不曾平心看他語意所以如此個

問揚雄曰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于淵美厥靈根
測曰潛心于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問太玄分贊於三百
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畸羸固不是如易中卦氣如何
曰此出於京房亦難曉如太玄中推之蓋有氣而無胡矣問
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語如何曰不是取他言他地位至此耳
又問賈誼與仲舒如何曰誼有戰國縱橫之風仲舒儒者但
見得不透曰伊川於漢儒取大毛公如何曰今亦難考但詩
注頗簡易不甚泥章句問文中子如何曰渠極識世變有好
處但太淺決非當時全書如說家世數人史中並無名又關

即事與通年紀其懸絕可學謂可惜續經已失不見渠所作如何曰亦何必見只如續書有相榮之命明帝如此則榮可知使榮果有帝王之學則當有以開導明帝必不至為異教所惑如秋風之詩乃是朱年不得已之辭又何足取渠識見不遠却要兩漢事與三代比隆近來此等說話極勝須是於天理人欲處分別得明如唐太宗分明是殺兄劫父代位又何必為之分說沙隨云史記高宗泛舟於池中則明當早參之語皆是史之潤飾看得極好此豈小事高祖既許之明早入辨而又却泛舟則知此事經史臣文飾多矣問禪位亦出於不得已曰固是它既殺元良又何處去明皇殺太平公主亦如此可畏野

子升問仲舒文中子曰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純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至通見識高明如說治體處極

高但於本領處欠如古八明德新民至善等處比早理會却要闡合漢魏以下之事整頓為法這便是低處要之文中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因言魏證作隋史更無一語及文中自不可曉嘗考文中世系并看阮逸龔鼎臣注及南史劉夢得集次日因考文中世系四書不同殊不可曉又檢李泰伯集先生因言文中有志於天下亦識得三代制度較之房魏諸公文稍有些本領只本原上工夫都不理會若究其議論本原處亦只自老莊中來述先生令學者評董仲舒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或取仲舒或取退之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揚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試更評看學者亦多主退之曰看來文中子根脚淺然却是以天下為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它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心人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

箇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它當初本只是要計
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口語似六經便以為
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奕醜戲取樂而已觀其詩
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為國
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備

立之問揚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韓文公見得
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揚
子雲為人深沈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
然而如太元之類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
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
冬是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
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
卻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說性善荀子既
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

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裏面推得辛苦却就上因
說些道理亦不透徹看來其學似不於老氏如惟清惟靜惟
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
明其綱領已正却無它這箇近於老子底說話又問文中子
如何曰文中子之書恐多是後來人添入真偽難見然好處
甚多但一一似聖人恐不應恰限有許多事相湊得好如見
甚荷蓀隱者之類不知如何得恰限有這人若道他都是粧
點來又恐粧點不得許多然就其中惟是論世變因華處說
得極好又問程子謂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是如何曰只
緣韓子做閑雜言語多故謂之華若揚子雖亦有之不如韓
子之多特

揚子雲韓退之二人也難說優劣但子雲所見處多得之老氏
在漢末年難得人似它亦如荀子言語亦多病但就彼時亦
難得一人如此子雲所見多老氏者往往蜀人有嚴君平源

流且如太元就二數起便不是易中只有陰陽奇耦便有四象如春為少陽夏為老陽秋為少陰冬為老陰楊子雲見一二四都被聖人說了却杜撰就三上起數爻問溫公最喜太元曰溫公全無見處若作太元何似作曆老泉嘗非太元之數亦說得是又問與康節如何曰子雲何敢望康節康節見得高又超然自得退之却見得大綱有七八分見識如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煞好但是他不去踐履玩味故見得不精微細密伊川謂其學華者只謂愛作文章如作詩說許多閑言語皆是華也看得來退之勝似子雲辨

問先生王氏續經說云云荀卿固不足以望之若房杜輩觀其書則固嘗往來于王氏之門其後來相業還亦有得於王氏之道否曰房杜如何敢望文中子之萬一其規模事業無文中子豈難其常說房杜只是箇村宰相文中子不干事他那制度規模誠有非後人之所及者又問仲舒比之如何曰仲

舒却純正然亦有偏又是一般病韓退之却見得又較活然亦只是見得下面一層上面一層都不曾見得大槩此諸子之病皆是如此都只是見得下面一層源頭處都不曉所以伊川說西銘是原道之宗祖蓋謂此也個

只有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如正誦不然亦非它真見得這道理

問性者生之質曰不然性者生之理氣者生之質已有形狀

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豈謂性者生之質本莊子之言曰莊子有云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前輩謂此說頗好如有物有則之意璣問仲舒以情為人之欲如何曰也未害蓋欲為善欲為惡皆人之情也趙

童問董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曰也見得鶻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

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墻不分明端的

仲舒言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如此說固未害下云命非聖人不行便牽於對句說開去了如正誼明道之言却自是好道夫問或謂此語是有是非無利害如何曰是不論利害只論是非理固然也要亦當權其輕重方盡善無此亦不得只被今人只知計利害於是非全輕了道

建寧山正誼明道如何論先生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以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己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

在浙中見諸葛誠之千能云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計其功仲舒說得不是只怕不是義是義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先生謂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為之非所以為訓也固是得道義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義而功利不至者人將惟功利之徇而不顧道義矣璘

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其議匈奴一節婁敬賈誼智謀之士為之亦不過如此

劉溥叟問漢儒何以溺心訓詁而不及理曰漢初諸儒專治訓詁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訓某字自尋義理而已至西漢末年儒者漸有求得稍親者終是不曾見全體問何以謂之全體曰全體須徹頭徹尾見得方是且如康衡論時政亦及治性情之說及到得他入手做時又却只脩得些小宗廟禮而已翼奉言見道知王治之象見經知人道之務亦自好了又却只教人主以陰陽日辰貪狼廉貞之類辨君子小人以此觀之他只時復窺見得些子終不曾見大體也唯董仲舒三篇

說得稍親切終是不脫漢儒氣味只對江都易王云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方無病又是儒者語人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近黃老而隱晦不露諸葛孔明近申韓節

揚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揚子

問揚子避礙通諸理之說是否曰大槩也似只是言語有病問

莫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間處事不看道理當如何便先有

箇依違閃避之心矣個

學之為王者事不與上文屬只是言人君不可不學底道理所

以下文云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以數聖人之盛德

猶且如此問仲尼皇皇如何曰夫子雖無王者之位而有王

者之德故作一變稱揚道

揚子雲謂南北為經東西為緯故南北為縱東西為橫六國之

勢南北相連則合縱秦據東西以橫破縱也蓋南北長東西

短南北直東西橫錯綜於其間也

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晷影也猶影之隨形也蓋德隆則星

隨德而見星隆則人事反隨星而應個

揚子雲云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邇於日乎

先生舉此問學者是如何眾人引諸家註語古註解載作於

魄作魄先生皆不合又之乃曰只曉得箇載字便都曉得載

者如加載之載如老子云載營魄左氏云從之載正是這箇

載字諸家都亂說只有古注解云月未望則光始生於西面

以漸東滿既望則光消虧於西面以漸東盡此兩句略通而

未盡此兩句盡在其邇於日乎一句上蓋以日為主月之光

也日載之光之終也日終之載猶加載之載又訓上如今人

上蓋初二二間時日落於酉月是時同在彼至初八九日落

在酉則月已在午至十五日相對日落於酉而月在卯此未

望而載魄于西蓋月在東而日在西日載之光也及日與月

相去愈遠則光漸消而魄生少間月與日相蹉過日却在東
月却在西故光漸至東盡則魄漸復也當改古注云日加魄
於西面以漸東滿日復魄於西面以漸東盡其載也日載之
其終也日終之皆繫於日又說秦周之士貴賤拘肆皆繫乎
上之人猶月之載魄終魄皆繫於日也故曰其遡於日乎其
載其終皆向日也温公云當改載魄之魄作腦都是曉揚子
雲說不得故欲如此改老子所謂載營魄便是如此載營魄
抱一能無離乎一便是魄抱便是載盖以火養水也魄是水
以火載之營字恐是熒字光也古字或通用不可知或人解
作經營之營亦得次日又云昨夜說終魄于東終字亦未是
昨夜解終作復言光 盖終魄亦是日光加魄于東而終之也
漸消而復其魄也 始者日光加魄之西以漸東滿及既望則日光旋而東以終
盡月之魄則魄之西漸復而光漸滿于魄之西矣因又說老
子載營魄昨日見温公解得揚子載魄沒理會因疑其解老

子亦必曉不得及看果然但注云載營魄關只有此四字而
已賴瀆解云神載魄而行言魄是箇沈滯之物須以神去載
他今他外舉其說云聖人則以魄隨神而動衆人則神役於
魄據他只於此間如此強解得若以解揚子則解不行矣又
解魄做物只此一句便錯耳目之精明者為魄如何解做物
得又以一為神亦非一正指魄言神抱魄火抱水也温公全
不理會修養之學所以不曉瀆瀆一生去理會修養之術以
今觀之全曉不得都說錯了河上公固是胡說如王弼也全
解錯了王弼解載作處魄作所居言常處於所居也更是胡
說據賴瀆解老子全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
是箇剛強外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是要示伏退
步耳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老子一書意思
都是如此它只要退步不與你爭如一箇人叫哮跳躑我這

裏只是不做聲只管退步少間叫哮跳躑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應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深爭之也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閑時他只是如此柔伏遇著那剛強底人它便是如此待你張子房亦是如此如云推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為取天下這裏便是它無狀處據此便是它柔之發用功效處又楚詞也用載營魄字其說與穎濱解老子同若楚詞恐或可如此說以此說老子便都差了

張毅然漕試回先生問曰今歲出何論題張曰論題云云出文中子曰如何做張曰大率是罵他者多先生笑曰他雖有不好處也須有好處故程先生言他雖則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苟揚道不到處豈可一向罵他友仁請曰願聞先生之見曰文中子他當時要為伊周事業見道不行急急地要做孔子他要學伊周其志甚不卑但不能勝其好高自大欲速

之心反有所累二帝三王却不去學却要學兩漢此是他亂道處亦要作一篇文字說這意思友中子

徐問文中子好處與不好處曰見得道理透後從高視下一目瞭然今要去揣摩不得海

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即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今也難分別但不合有許多事全似孔子孔子有荷蕢等人它也有許多人便是裝點出來其間論文史及時事世變煞好今浙間英邁之士皆宗之補

文中子中說被人亂了說治亂處與其他好處極多但向上事只是老釋如言非老莊釋迦之罪并說若云云處可見揚曰過法言曰大過之場

文中子論時事及文史處儘有可觀於文取陸機史取陳壽曾將陸機文來看也是平正補

房杜於河汾之學後來多有議論且如中說只是王氏子孫自

記亦不應當時開國文武大臣盡其學者何故盡無一語言
及其師兼所記其家世事攷之傳記無一合者當

文中子看其書忒裝點所以使人難信如說諸名卿大臣多是
隋末所未見有者兼是他言論大綱雜霸凡事都要硬做如
說禮樂治體之類都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又如說安我
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都是為自張本做雜霸懿基
黃德柄問續書天子之義制詔志策有四大臣之義命訓對
讚議誠諫有七如何曰這般所在極膚淺中間說話大綱如
此但看世俗所稱道便喚做好都不識如云晁董公孫之對
據道理看只有董仲舒為得如公孫已是不好晁錯是說箇
甚麼又如自叙許多說話盡是誇張考其年數與唐敘遠如
何唐初諸名卿皆與說話若果與諸名卿相處一箇人恁地
自標致史傳中如何都不見說因說史傳儘有不可信處嘗
記五峯說看太宗殺建成元吉事尚有不可憑處如云先一

日太宗嘗以其事奏高祖高祖省表愕然報曰明當鞫問汝
宜早參只將這幾句看高祖且教來日鞫問如何太宗明日
便撥兵入內又云上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欲按其事又云
上方泛舟海池豈有一件事恁麼大兄弟構禍如此之極為
父者何故恁地恬然無事此必有不足信者只左傳是有多
少難信處如趙盾一事後人費萬千說話與出脫其實此事
甚分明如司馬昭之弒高貴鄉公他終不成親自下手必有
抽戈用命如賈充成濟之徒如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
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看左傳載靈公欲殺趙盾公曰要殺
殺不得明日要殺殺不得只是一箇人君要殺一臣最易為
力恁地殺不得也是他大段強了今來許多說話自是後來
三晉既得政撰造掩覆反有不可得而掩者矣物來若不能
明事至若不能辨是吾心大段昏在纏

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其間弟子問答姓名

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為王
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諸人懼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
鄭公言畏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
必因其續書中曾採七君事迹以為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二
典體例今無可考太率多是依倣而作如以董常為頌子則
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公可為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
制之君為它之堯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你歙池江
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
逸所注并載閔助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
如推說十七代祖亦不應遼遠如此唐李翱已自論中說可
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已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
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太復借顯
顯者以為重耳公之偽書甚多如鎮江府印閔子明易并麻
衣道者坊皆是偽書麻衣易正是南唐載紹韓所作昨在南

康觀其言論皆本於此及一訪之見其著述太率多類麻衣
文體其言險側輕佻不合道理又嘗見一書名曰子華子說
天地陰陽亦說義理人事皆支離妄作至如世傳繁露玉杯
等書皆非其實大抵古今文字皆可考驗古文自是莊重至
如孔安國書序并注中語多非安國所作蓋西漢文章雖龐
亦到今書序只是六朝軟慢文體因舉史記所載湯誥并武
王伐紂言辭不典不知是甚底齊東野人之語也謨

問文中子之學曰它有箇意思以為堯舜二代也只與後世一
般也只是偶然做得着問它續詩續書意是如此因舉答賈
瓊數處說曰近日陳同父便是這般說話它便忌程先生說
帝王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正緣這話說
得它病處它便忌問元經尤可疑只緣獻公奔北便以為天
命已歸之遂帝魏曰今之注本是阮逸注龔鼎臣別有一本
注後面叙它祖都與文中子所說不同說它先已仕魏不是

後來方奔去明日尋看又問它說權義舉而皇極立如何曰
如皇極某曾有辨今說權義也不是蓋義是活物權是稱錘
義是稱星義所以用權今似它說却是以權為婢溺援之之
義以義為授受不親之禮但不如此問義便有隨時底意思
曰固是問它只緣以元經帝魏生此說曰便有它大本領處
不曾理會縱有一二言語可取但偶然耳問它以心迹分看
了便是錯處曰它說何憂何疑也只是外面恁地裏面却不
恁地了又問動靜見天地之心說得似不然曰它意思以方
貞為形動靜為理然亦無意思而今自家若見箇道理了見
它這說話都似不曾說一般變

文中子續經猶小兒豎瓦屋然世儒既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遂
尊崇其書子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樂天知命
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蓋有當憂疑者有不當憂疑者然

皆心也文中子以為有心迹之判故伊川非之又曰惟其無
一已之憂疑故能憂疑以天下惟其憂以天下疑以天下故
無一已之憂疑道

大抵觀聖人之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及洒然無累處文中
子說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窮
理盡性吾何疑樂天知命吾何憂此說是格

或問文中子借擬古人是如何曰這也是他志大要學古人如
退之則全無要學古人底意思柳子厚雖無狀却又占便宜
如致君澤民事也說要做退之則只要做官如末年潮州上
表此更不足說了退之文字儘好末年亦好

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
是子

器之問博愛之謂仁曰程先生之說最分明只是不子細看要
之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

蔣明之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差且如博愛之謂仁急如何便盡得仁曰只為他說得用又遺了體明之又問四字先後當如何曰公去思量又後自有着落震

或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非是說道體問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節

子耕問定名虛位曰恁地說亦得仁義是實有底道德却是摠名凡本末小大無所不該如下文說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是也節辨詳

問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虛位之義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為吉德凶人則為凶德君子行之為君子之道小人之行為小人之道如道

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節
問原道上數句如何曰首句極不是定名虛位却不妨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故曰虛位大要未說到頂上頭故伊川云西銘原道之宗祖節

坐井觀天謂天只如此大小是他見得如此須出井來看方得必
退之謂以之為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甚有意義

原道中舉大學却不說致知在格物一句蘇子由古史論舉中庸不獲乎上後却不說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二句這兩箇好做對司馬溫公說儀秦處說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却不說居天下之廣居看得這樣底都是箇無頭學問變
韓子原性曰人之性有五最識得性分明蔣兄因問博愛之謂仁四句如何曰說得却差仁義兩句皆將用做體看事之合

宜者為義仁者愛之理若曰博愛曰行而宜之則皆用矣
韓文原性人多忽之却不見他好處如言所以為性者五曰仁
義禮智信此語其實坊

問韓文公說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是它實見得到後如此說那
惟復是偶然說得着曰看它文集中說多是閑過日月初不
見他做工夫處想只是才高偶然見得如此及至說到精微
處又却差了因言惟是孟子說義理說得來精細明白活潑
潑地如荀子空說許多使人看着如喫糙米飯相似廣

問退之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
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
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
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
若無習相遠一句便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着一
生字便是帶着氣質言了但未嘗明說着氣質惟周子太極

圖却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大極圖中見出來也

韓文公原鬼不知鬼神之本只是在外說箇影子

至問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荀與楊大醇而小疵程子謂韓子稱
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楊則非也荀子
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
說甚道至謂韓子既以失大本不識性者為大醇則其稱孟
氏醇乎醇亦只是說得到未必真見得到先生曰如何見得
韓子稱荀楊大醇處便是就論性處說至云但據程子有此
議論故至因問及此先生曰韓子說荀楊大醇是泛說與田
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楊為大醇韓子只說那
一邊湊不着這一邊若是會說底說那一邊亦自湊着這一
邊程子說荀子極偏駁揚子雖少過此等語皆是就分金秤
上說下來今若不曾看荀子揚子則所謂偏駁雖少過等處
亦見不得

至問孟子謂揚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文公推尊孟氏
闢揚墨之功以為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却謂孔子必用墨
子墨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
二義方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已不敢有
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其行已但不敢有愧於道爾把這箇
做第二義似此樣處甚多

先生考訂韓文公與大顛書堯卿問曰觀其與子夏問書堯當時
已有議論而與之分解不啻有崇信之意否曰真箇是有崇
信底意他是貶從那潮州去無聊後被它說轉了義剛曰韓
公雖有心學問但於利祿之念甚重曰他也是不曾去做工
夫他於外面皮殼子上都見得安排位次是恁地於原道中
所謂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為宮室為城郭等皆說
得好只是不曾向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只從
窟處去不見得原頭來處如一港水他只見得是水却不見

那源頭來處是如何把那道理做一件事道是可以行於世
我今只是恁地去行故立朝議論風采亦有可觀却不是從
裏面流出平日只以做文吟詩飲酒博戲為事及貶潮州寂
寥無人共吟詩無人共飲酒又無人共博戲見一箇僧說道
理便為之動如云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喻不知大顛與
他說箇什麼得恁地傾心信向韓公所說底大顛未必曉得
大顛所說底韓公亦見不破但是他說得恁地好後便被他
動了安卿曰博愛之謂仁等說亦可見其無原頭處曰以博
愛為仁則未有博愛之前不成是無仁義剛曰他說明明德
却不及致知格物緣其不格物所以恁地先生曰他也不曉
那明明德若能明明德便是識原頭來處了又曰孟子後荀
揚濂不濟得事只有箇王通韓愈好又不全安卿曰他也只
是見不得十分不能止於至善曰也是又曰淳錄云問禪學
從何起曰佛學目前也只是外面籠說到梁達磨來方說那心性然士

大夫未甚理會諱做工夫及唐中宗時有六祖禪學專就身上做工夫直要求心見性士大夫才有向裏者無不歸他去韓公當初若早有向裏底工夫亦早落在中去了又曰亦有一般人已做得工夫道理上已有所見只它些小近似處不知只是近似便把做一般這裏才一失脚便陷他裏面去了此等不能然亦間有然者議

退之與大顛書歐公云實退之語東坡却罵以為退之家奴隸亦不肯如此說但是陋儒為之後假托歐公語以自蓋然觀集古錄歐公自有一跋說此書甚詳東坡應是未見集古錄耳看得來只是錯字多歐公是見他好處其中一兩段不可曉底都略過了東坡是只將他不好處來說議退之晚年覺沒頓身已處如招聚許多人博塞戲為戲所與交如靈師惠師之徒皆飲酒無頓及至海上見大顛壁立萬仞自具心服其言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此是

退之死款樂天莫年賣馬遣妾後亦落莫其詩可見歐公好事金石碑刻都是沒著身已處却不似參禪修養人猶是貼著自家身心理會也宋子飛言張魏公謫永州時居僧寺每夜與子弟賓客盤膝環坐於長連榻上有時說得數語有時不發一語默坐至更盡而寢率以為常李德之言東坡晚年却不衰先生曰東坡蓋是夾雜些佛老添得又鬧熱也子韓退之云磨礮去圭角浸潤著光精又曰沈浸醲郁又曰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杜元凱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斂而飭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而今學者都不見這般意思又曰磨礮去圭角易曉浸潤著光精此句最好人多不知又曰只是將聖人言語只管浸灌少問自是生光精氣象自別個

包顯道曰新史做得韓退之傳較不甚實先生曰新史最在後收拾得事須備但是它要去做文章刻地說得不條達據某

意只將那事說得條達便是文章而公要去做言語刻地說得不分明剛

韓文公似只重皇甫湜以墓誌付之李翱只令作行狀翱你得行狀繁但湜所作墓誌又顛蹶李翱却有些本領如復性書有許多思量歐陽公也只稱韓李義剛○又一條云湜之却後來湜為退之作墓誌却說得無緊要不如李翱行狀較着實蓋李翱為人較朴實皇甫湜較落鬼

浩曰唐時莫是李翱最識道理否曰也只是從佛中來浩曰渠有去佛祭文闢佛甚堅曰只是麓亦至說道理却類佛問退之見得不甚分明曰他於大節目處又却不錯亦未易議浩云莫是說傳道是否曰亦不止此他氣象大抵大又歐陽只說韓李未曾說韓柳浩

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道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處更更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緣他未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東坡則雜以佛老到急處便

添入佛老相和聲去頌如孔瞞人如裝鬼戲放煙火相似且遮人眼如諸公平日擔當正道自視如何及才議國政便說不行臨了又却只是詞賦好是其麼議論如王介甫用三經義取士及元祐間議廢之復詞賦爭辨一上臨了又却只是說經義難考詞賦可以見人之工拙易考所爭者只此而已者大可笑也備

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却是邊頭帶說得些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好

卷之四十六

四十一

十一

田

